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三十

棺

棺

周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表之薪以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周禮春官喪禮曰及祖飾官乃載遂御凡卿大夫之喪掌
事而斂諸棺

禮記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者夏后氏堅周火

日即燒土治殷人棺槨棺大也以木為之言周人牆置

牆以周于官棺槨槨大也于棺殷人上言周人牆置

後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

夫

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畧未成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以斯知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此制

禮記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侯三重諸侯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之牛以為之此亦重也

柩棺一所謂禭也棺二所謂屬也棺三所謂棺也棺四者皆周也

緇二衡三衽每束一衽亦當為衡衽令小要也棺槨以端長六尺八題以端

也其方蓋一尺也

禮記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

斬之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以為棺槨所成也

禮記檀弓上木后曰喪居為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大

思也后木魯者孝公子惠百輩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禮記檀弓下曰陳乾昔寢疾厲其兄弟而命其子遵已曰

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

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尊限已不限

禮記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上大夫大棺

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六寸大棺棺君

裏棺用朱緣用雜金瓚大棺裏棺用玄緣用牛骨鑽士不

緣鑽所以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君大夫

簠瓜實于緣中士埋之緣當為角聲之設

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數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

棺一棺三寸內一重有皮次兕皮一名禭棺又名觀

柩者堅如屋榑柩棺二厚八十柩棺之外柩棺之屬棺大棺皆用梓也

四寸柩外棺大棺四厚六寸屬棺也屬棺大棺皆用梓也

上公用水牛皮三皮外有侯伯已下去水兒柩外卿大夫唯為棺與大棺重一上不言重唯而已

左傳宣上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以四年殺君故也斲薄其

棺不從從卿衣

左傳成上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者翰材預注曰翰旁飾棺上飾

禮王

左傳襄上曰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以自為櫬與

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母之齊

姜成公

左傳襄上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身親棺也季孫以定無本虞

觀無備器議其喪制欲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上卿而小

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事不終君此誰受其咎初

季孫為已樹六楨于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匠慶木季孫

曰路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禦御也

左傳哀上曰趙簡子志父無辜君實圖

之若其有鼻絃縊以屬梓梓之重

君有重大素車樸馬下卿之罰也

公羊傳定公曰國君後即位

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顏淵之椁欲得賣之

以爲之椁欲得賣之

作椁也顏路子曰才不才亦各一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土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家語曰孔子之徒公西赤掌殯蒸三為槨棺四寸棺椁五寸

家語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

地之深下無漏氣發洩于上襲之以明其所止也說文曰

棺開也可以掩屍視附身棺也櫃匱也構積也

史記曰飛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時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靈霍泰山而得石棺銘

曰天令處父與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泰山

古史考曰堯作瓦棺湯作木棺

漢書曰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為禮服處曰椁音惠

鼓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椁葬具致其尸于家縣祠以少牢

吏親葬

漢書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為大臣被惡言死何

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漢書曰哀帝崩有司奏賢乃自殺死後其父恭等不悔過

乃復以畫棺作五采之色左君龍右白虎着金銀日月玉

衣珠璧玉等無以加

漢書曰王莽奏疑下傳太后號改葬發取璽綬太后以為

既往之事不須發蓋固爭之太后詔曰固故棺為致椁作

塚葬無開傳太后棺聲聞數里

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主人貴楷樟棺朱漆畫雲氣公進特樟棺黑漆

續漢書曰楊震數功諫爲樊豐等鑽所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陽亭謂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單衣被裁足蓋行無歸塚次設祭祀因飲醪以卒

續漢書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椁不葬而百餘所褒親自復行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

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年七十三歲朝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四寸簡寫若典一篇

唐書曰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略隘逢柩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柩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押自此始也莊子曰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慎子曰匠人成棺槨而無棺於人利在人死也

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螻蟻也今世俗大亂人生踰侈非爲死者慮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歲之荒飢也

鹽鉄論曰古者瓦棺聖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
棺棺依不桑棺不留今富者繡頭牆湊中者梓棺槨椁貧
者緇囊緇囊

風俗通曰葉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
終不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宿昔葬於城東縣牛皆流汗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無疾暴亡殞歛已竟
風雷冥晦夫起喪柩上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
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唯石塚石壇今在

神仙傳曰介象為吳主所徵至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
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酒史象死帝殯而埋之以白

一尸死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隱
即發象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搜神記曰不其縣有孤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
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
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椁是以漂汝斫我何為乃不敢破因
為立祠民有發棺者無病而死

搜神記曰北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語其同郡人婦死
已數年聞而往見之三顧令一見死婦死而不恨矣道人曰
可然聞鼓聲疾出俄三得見之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
良久聞鼓音恨不能得時出懷中書三摺書乃走出開
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數歲於此人死家葬之開塚見

婦棺蓋下衣裾恨力

異苑曰海陵如臬縣東城村邊海岸墳塚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巖巴蜀志曰獠夷死即立埋棺不即設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一里有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棠銅錢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後人幸勿我傷目胡石之亂墳墓莫不夷毀此墓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被發初開金銀錫銅之器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上前垂竹簿簾金釘七之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石堂水口先時有一漆棺逆水入溪十餘里便住有靈下人云是方姥甚有靈驗

十餘里便主有靈下人云是方姥甚有靈驗

從征記曰劉表塚在高平縣表子宗擣四方琢香數十石着棺中蘇合消救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

陸機大墓賦曰觀洪楨而為穗上小棺也

禮記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也謂印物以作

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

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禮記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椁謂桐棺也記夫子制于中者也

士容無

間可以裁物公上曰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原壽過

而因于大陸焚焉遂卒于甯

武魏也范獻子去其椁是也

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比山石為椁

又曰慎夫子故瑟上自倚瑟而歌意以愴悲懷顧謂群臣

曰嗟乎比山石為椁用紵絮一作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曰善張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

南山猶有却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一石椁有何感焉文帝

稱善

古史考曰兩作土聖以周棺湯作木

漢書曰始皇石椁中為遊

又劉向上書曰棺槨之作自皇帝始

葬於驪山後牧兒亡羊羊入其藏牧

燒其藏及椁

續漢禮儀志曰侯王公主將軍特進
東觀漢記曰明帝自制石槨廣丈二
魏志曰夫餘國厚葬有槨無棺東沃
寸餘文謂一頭作尸舉家皆共槨刻
魚豢魏畧曰高麗其死葬有槨無棺
趙絕書曰闡閭葬銅槨三重

二石偽事曰佛圖澄死時衆官皆殯欲以生所服錫杖鉢終
大者棺中爲其埋石作槨葬畢終年冉閱後故發槨開棺
視之了不見體骨處所唯見杖鉢在焉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禮記曰衛靈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用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郭緣先述行記曰桓魋石槨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槨有二
重門間隱起青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

博物志曰漢滕公薨公卿送三木節門外駟馬悲鳴拮地
不行于蹄下得三木節曰三木節也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是此

豫章記曰
塚歷代

禮記喪
須用
六博攢

至西岸... 示聖于棺... 釋名曰塗三橫木于上... 云攢

芻靈

周禮春官塚人曰及葬... 法度也... 其人以聚

禮記檀弓曰塗車芻靈自... 有神人數

明制之道也...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踊者不仁

不殆于用人乎哉... 偏偶人也有面目... 非周

什名曰束草為人馬以神靈明之地

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芻靈三十六尺

王肅喪記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

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過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

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陸機士庶

挽歌辭曰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芻靈

明器

周禮春官冢人曰大喪入藏凶器

周禮夏官司丘曰大喪獻五... 作明器之共

禮記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 曾子曰既口

明器矣而又賁之... 言公之為明器也

又曰既殯旬而成... 與明器... 預成林也

又曰知死而致使之不仁而不可為也知死而致生之不

知而不可為也... 與有知也... 故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木不成猶善也竹平竿笙備而不知無謂商其日明器神明之也言此又日仲憲言于管子日夏示民無知也所謂

弟于原憲孔子殷人用祭器示所謂致周人兼用之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于祭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周人兼用

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詐憲

者皆非此或用又檀弓下日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用殉乎哉

其日明器神明之器也神明死者

什名日送死之器日神器明之器與于人

鹽鐵論日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人不用也今厚資多藏

用器如生人並衣絺

江迪表日宣王帝顧命終設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

帝奏遵遺初建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無所施設唯

酬醢之真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官內實奩息粥此蓋太

妃姻已之情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今求欲以為事用此二

物

明衣

說文日裳鬼衣也裳讀如草

穆天子傳日贈用文錦明衣

祖載

周禮大司馬喪祝曰掌大喪及朝御柩乃奠朝將葬朝及祖

飾棺及載遂御之御于庭

禮記檀弓曰殯于客位祖于庭所以即遠也

儀禮記夕曰哭請略期告于殯宿與設于祖廟門外祖也

下土相有司請祖期日祖始相也

白虎通曰祖于庭何尊孝子之恩也祖始載于廷也東車

亂祖稱故為祖載也

妻

周禮夏官曰御僕大喪持妻妻棺飾也

尚禮檀弓下曰周人齋置妻鄭玄注云齋柳衣妻者車飾也

又記噐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妻諸侯五月而葬再重

四妻此以多為貴

又喪大記曰飾棺黼君妻二畫二大夫黼妻二畫妻二士

畫妻二

古史考曰小作妻

齊書曰張緒卒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槨妻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妻者武之所以資也戰而死者

無武妻乎安施下

世本曰武三作妻

董勛谷問曰妻屏風人持隨喪車前後左右也

禮記雜記曰諸侯夜執紼五百人四紼皆御牧紼引車之索也

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便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中黃門虎賁執紼

又曰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執紼白素幘委貌冠

杜預集要曰凡輓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士一

旒

賀循葬禮記曰大夫五旒吉委車之所建也通而已下不

為龍畫

旒

周禮春官曰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厥章之旌銘旌主則太

禮記檀弓上曰銘明庶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

畫以空

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辭曰旭日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纓

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未

儼歸山空照秋月

又樂平長公主挽歌辭曰柩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

上春朝日蒲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落水

涓之田解龍駕

方相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柩帥伯鯨大喪先匱及墓入塋以戈蓋四隅歐良方

中也方以

周禮也

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崩前卅方極及為皇車

晉公卿禮秩曰上公薨者給方相車一乘安平王乎避也

禮與初有司與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塋而致事識位其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則有為之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東觀漢記曰桓賢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踰年

詔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後漢書曰耿恭征疎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喪使五

官中郎將齋牛酒什服奪情不追服

又曰趙喜代虞延行太尉事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是

宗不使遣使者為什服賞賜恩寵甚渥

漢雜事曰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

曰不敢踰國家也

吳志曰孫權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

賢者志哀以從禮不肖而致之也治道已泰上下無事若

子不奪人情故三年逮孝子之間至于有則殺禮以從宜

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不行喪不奪非古也

而隨時之以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教須臾

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以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

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細也中外羣僚

其更于議務處方相車駕焉

幽明錄曰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恠或有異形醜惡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恠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時發地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嘗有人冒雨送塋至此遇却一時散徒方相頭陷沒泥中風俗通曰俗說忙人竟氣浮揚故作魁頭以存之言頭體魁魁然盛大也或為魁頭為觸墳殊方語也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三

禮儀部三十一

葬送

葬送二

易下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塋之中野

不封不樹喪其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尚書曰周公在豐致政老在豐也沒將欲葬成周周公薨成三葬

于畢成王不敗臣周公故歸于武王葬畢也

禮記曲禮上曰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也

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于齊丘北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

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之有言曰死正

丘首人也正丘首正首也仁思也

又曰舜葬于蒼梧之地蓋三如未之從也古不合葬

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送禮也幽之故也此方北首也

又曰柳子之母死子碩請具其疾之器用也子柳魯子柳

曰何以哉言無子碩曰請漸廢弟之母取之曰買之地妾賤

子柳曰知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又曰公叔文子孫于瑕丘瑕伯玉從二子備大夫也文子獻公之孫名拔也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

緩請前刺其欲害人

又曰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慶遺入請曰夫子病革

矣如至大病則知之何也觀其意也革急子高曰吾聞之也

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無可以死害

于人也哉我死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

又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是故承足以

飾身棺周于衣土周于槨壞樹之哉

又曰孔子之喪有白燕來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喪

人與人之喪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

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防形旁殺見若覆夏屋者矣覆

茨瓦者夏屋今之門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

謂也

禮記檀弓曰季武子成請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

焉許之人觀而不敢哭文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

下

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又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豐之有此夫子曰有無過禮局亡矣斂首足形深葬

懸棺而封不諱碑籍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和申祥以告曰請

與之申祥子張子臯曰孟氏不以罪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為邑長于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此兩篇皆良非也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友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

贏博齊地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

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以生其斂以時服既葬喪封廣

輪掩坎其高可隱也輪從也既封左視古還其封且號者

三日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還之也還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材斯之謂禮還曾

禮記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

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據

七月而葬春秋傳曰天子至士倫月至

三年之喪天子庶人封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

葬二事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一垣曰在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垣蓮也變孔子曰昔吾從老聃葬于巷黨及垣日有食

謂異禮之老聃曰丘之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朋友而后行曰

禮也巷黨葬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

不知其已之遠數則豈知行哉已止也數老聃曰夫柩不

老聃曰夫柩侵星衣則見星而行者唯是八與奔父死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也為無日而且君子行

禮不以仁之疢患疢患病也而恐悞其有患苦不為也

禮記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并謂父母若親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三十三

葬送二

東觀漢記曰鄧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君發五校輕

車騎上為陳至葬所七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皆曰門

主輓送

謝承後漢書曰鄧晨尚世祖姨新野公主主為王莽兵所

害及薨詔備主官屬法駕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

謝承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

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葬已賓客故人莫

敢吊會援妻子草索相連請罪帝乃出訟書以示之

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書哀切然後得葬
謝承後漢書曰崔瑗為濟北想之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
行郡國以賊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曰自訟得理出會病
卒臨終顧命子實曰夫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
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實奉遺命令
遂留塋洛初崔實父卒標賣田宅起塚塋立碑頌塋訖資
產竭盡因窮困以推酤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實終不
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謝承後漢書曰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
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
還言哀慟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償儻在於
見寵惻然矜之即勅盡斂葬之自是哭遂絕

華嵩後漢書曰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等驕恣震常切
諫由是共構譖震策罷遣歸本郡遂仰鳩薨上日有大鳥
來止樹上須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位頭旁人共更撫
抱終不驚駭鳥蒼色頸去地五六尺舒翅廣一丈三丈莫
有能名者葬畢飛去

范曄後漢書曰范冉一名冉臨命遺勅其子曰吾生於昏
世之間值乎淫侈之俗生得在世濟時死則何忍自向於
世氣絕便斂上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七
畢便埋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

之在尔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趙咨以病自乞徵拜議郎沈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薄歛素棺籍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世稱明哲

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庶黎死乃知之以宣子綬為二千石賜文綬塋以大夫禮後漢書曰樊宏卒遺勅薄塋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歲不冝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後漢書曰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塋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代為上公湏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所古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後漢書曰桓榮子爽為太官太醫相望

其家問起居下車

乃卸衣被其父乃去自

早

床下柴卒

之灰合歛

行矣元伯死生勢異永從此會葬者一人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一止塚次為築墳樹

後漢書曰繆彤汝南人護人也十八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吏安帝初彤病卒言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問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後漢書曰張霸蜀郡成都人也為會稽太守後被徵四遷為侍中卒年七十遺詔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則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

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後漢書曰公孫瑞理王允等事曰吳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引見公卿近臣飲宴離席前說故司徒王允故司徒王琬並有功於國可聽允恭等葬

魏畧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門豹邊妻子難之曰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與我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魏畧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曰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

必無以自供其...
王隱晉書曰...
後便時服幅巾以
遺條羨戶復卷三夏亦...
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二...
物皆無自...
王隱晉書曰...
上有塚聞耕者云是鄭大夫祭仲或子產之塚也遂師從
者登而觀焉其造塚居山之嶺四望周達連山依南北之
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藏無珍寶不取於重
深君子尚其儉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制也吾
去春入朝因自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
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北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秦

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
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
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

王隱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也少有智勇門寒無仕
路交州刺史令依思坐事死...
吏託稱家客殯...
王隱晉書曰徐苗以永安三年卒...
棺雜博...
晉陽秋曰荀粲亡時年二十一...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
餘人皆同時知名士

也哭之感動路人

漢晉陽秋曰司馬師薨晉髦於洛陽西北三十里屈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旒旒百姓一而觀之曰前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晉諸諸公暨后女宣華公主葬用羽保鼓吹能渠飲飛為鹵薄

晉書曰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為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一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蕪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寔後復土蒲坎不得起墳種樹

王隱晉書曰庾峻遺劾子珉曰朝卒暮歿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媪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理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治棺殯送其仁愛惻隱若此也

王隱晉書曰蘇韶安平人也為中牟令第九子名郟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授節為書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觀芒山上梁哉乎此萬代之基也皆益津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七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晉書曰成都王穎死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

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令事啓靈以行軍令桑葉騰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救取之改葬於汝陽

晉中興書曰王導薨詔給九旒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也
晉中興書曰初溫峯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願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為起塚太尉侶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至嶠後妻何氏九十便載嶠喪還都詔令葬建平陵北并贈嶠一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綬云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禮儀部三十四

葬送三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嘉越棺槨被焚乃招魂塋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下詔曰夫葬之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後魏書曰韓延字顯宗為虎牢令世祖嘗在栢谷塢有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曰不勞向北代塋此即可就子孫從其言

崔鴻後魏錄曰趙秋字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

本也... 一老... 當富貴不可言勿忘... 宋書曰謝方明... 恩黨害之方明... 悉擒手刃之時... 而營卒之功... 南史曰王思遠... 深見禮素景... 廬江何昌寓... 宋書曰王徽... 徽躬自處... 自療哀痛... 遺令薄葬... 又曰范泰... 議台司竟... 報

本也... 一老... 當富貴不可言勿忘... 宋書曰謝方明... 恩黨害之方明... 悉擒手刃之時... 而營卒之功... 南史曰王思遠... 深見禮素景... 廬江何昌寓... 宋書曰王徽... 徽躬自處... 自療哀痛... 遺令薄葬... 又曰范泰... 議台司竟... 報

沈約宋書曰吳遠... 弟嫂及郡... 家徒四壁... 述此誠期... 南史曰顧憲... 是郡境連... 疾疫死

沈約宋書曰吳遠... 弟嫂及郡... 家徒四壁... 述此誠期... 南史曰顧憲... 是郡境連... 疾疫死

太平御覽... 卷之... 五十五... 是郡境連... 疾疫死

者大半棺槨尤貴悉累以箬度棄一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殮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獲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剖槨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先生死之別事不相由事俗遂改

又曰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齊書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竟陵王子良臨送望祖劓山悲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葬焉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嘉賓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獻並以冑子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義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治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廢其中晉博士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廢

晉尚書大事曰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為奠事虛誕漢魏舊事皆言釋奠於中堂之前台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為

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魏莫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王使有司擇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大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乏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

晉范曄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荅曰若如宋談亦當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且聳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鴈折俎上下惟善豈止其太廟七其見

山海經曰秋山帝堯葬于陽陰陽城縣在濟帝嚳葬于陰爰

有熊文虎離文王皆葬其所文王墓今在畢也宗帝王

見之者蓋以為聖人在於其位今化廣及思治自獸至於祖亡四海若喪考妣无可哀故絕滅珠嶺之聞天子崩各自立廟祭起土為塚也

又曰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塚在頓丘城門中也九嬪葬于

陰嬪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

也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九疑山九疑嶺其山皆相似

又曰刑天子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以

齊為口玄中記又載

晏子公成路寢之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母死，死在路，寢之。下願請合骨，晏子入，白公也作
色曰：自古及今，子亦以諸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
君不奪生人之棺，不奪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
宮也。嬰聞之，生者不奪今之曰：畜憂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
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路
寢之臺，牖下。

墨子曰：古者聖人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
衾二領，足以覆惡者。昔堯北教八狄，道死，即土之山，衣衾
二領，滿坎，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大戎，道死，南紀之市
既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於會稽之山，桐棺三寸，
皆下不及泉，上無通氣，二王者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
之法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
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亦水齧其墓，見
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張三日而後葬。
今太子亦曰：先君以留而扼社稷，故使雪弛其期，更為曰：此
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以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珠，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不備耶？何
以加此？衆子曰：吾恐烏戴之食，天子也。莊子曰：一烏
戴食在下，一烏戴食在上，彼與此何偏耶？

又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有漫以堊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死也葬之以牛家為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車之箱牛馬有功不可忘又况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塘水也故朝葬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

典畧曰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王母夏太后別葬杜東臨死時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雜記曰曹敞在吳章門下往上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見殺全無有敢收葬者敞乃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文生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墓嶺上

又曰何武葬北印薄龍陂去王加塚東北一里許

又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葬死卒裸葬終南山下其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反奢

又曰安定嵩真玄免曹元礼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以算自克其寿七十三真曰緩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對死矣書其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死時真日真算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其吉故不告今校下一日也

又曰北芒青龍隴上孤櫬之西四尺所鑿之七天吾欲葬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之

又曰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於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縷為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又曰杜子夏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於土魂氣則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為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亡者以梓宮招魂出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儵塋於山足不用棺附体单帛而已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者千餘

郭翻別傳曰翻字道翔武昌人遺令儉葬唯以兩卷老子示存道德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輜車喪儀儉納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脩構窳窳靈柩住而莫前群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洪水出截塚棺槨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群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板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

送喪禮儀光備合葬於舊壙

衛玠別傳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敦舊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三十一

送四

吳越春秋曰昇平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吳越王逞戰越王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

又曰吳王闔閭有子女然王乃自取闔閭之女子至于閭門外鑿池為之積土為山文石為亭小王之室皆以玉乃舞白鸞于吳市中

與鸞人

又曰

太子

聘車... 曰... 文死女
曰... 之甚用
其言葬于... 之
說死曰... 曰吾子
相梁并... 三千餘人
管仲曰今與凡何人... 對曰其一
人父死死以葬我為葬一人母死死以葬我為葬之一人
凡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桓子新論曰楊子雲... 即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
痛之皆持婦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
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字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

困貧

論衡儒書言孔子當泗水而葬為之却流此言孔子然使
却不湍基是故儒者講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泗水以印
流為證殆虛言也

王符著夫論... 于正陽明帝葬于洛南嘗不減珠
室不起... 家生不... 乃崇
喪造起大塚... 務... 卷此死益于終
無益于孝徒作... 害中... 死文武之

陵南城... 無... 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 考也
崔寔政論曰... 亦大無度至念親... 死以奉遣

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千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殮餘以相謝
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殮殮之葬埋也壁之地以金置
棺下不使人知乘馬去公卿兄長見公乘馬謂必殺公卿
陰告官取翼亡具以狀對長公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
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迸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宏遂散
髮自築土室四周於公廡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
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衣衫踈布軍
衣幅巾襯刀於板床上五百整為藏

會稽典錄曰趙曄字長君山陰人也少為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甚耻之由是委吏到掇為詣博士社撫受韓詩撫嘉
其精力盡以其道受之積以二十年不還家人為之喪發
制服至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

又曰張諛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
制諛書難之曰吾聞莊周善陽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飭終
夫僕以矯世君子弗為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
事取中庸以建基復美稱於當世不亦哉

又曰謝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
漢末嘗當有發塚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曰韓瑩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亡則
節之以禮惡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所吾言
欲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增益

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邊大道有諺焉女即墓者是諸
葛仲茂女墓也年十三四亡茂婦憐之不能自遠故近城
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頡者字初起頡之南陽過宜城有一家東向大道
往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塚後喪還至此往塚將車不肯前
故吏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上中大塚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有狼子者家訾萬金而自少少不從父語父臨亡意
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到言葬我着溝下石積上狼子曰我
由來不奉教從今當從此語遂盡散家財作塚積土繞之
成七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狼子前漢人也

譙周二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畢曼子請師於楚七人

與師

丁巳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城許子

之君曰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
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為乃以上卿禮葬曼子
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
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節林有蔡邕之志沒遂葬
其山

博物志曰澹臺子用澹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日此
命也吾豈與螻蟻為伍乎遂於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元公何進公孫策郭門外四馬不行
招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其文曰三皇城卷七三千年

見白日吁嗟公居此室乃無以爲之爲塚

又曰河內淇陽襄公之而後天子之冢家沒入官葬園中千今供祀

永昌郡傳曰建寧郡葬夷置之土以火燔之烟氣正上則大殺牛羊共相勞賀作爲風烟氣旁邪亦乃悲哭也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於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允季白日於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着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庾遐爲招魂文

不種樹立堂屋五間安擯圖勒大臣像入於堂自東立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即葬鄴中便亂其村域故未有名或云尋被掘此二陵皆偽葬石勒虎自別於深山

風俗通曰王喬爲萊令天下一王棺于所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掘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飭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塋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死知之者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城其中開道九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蓋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梓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

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敗者其唯瓦薄棺葬歛以時服衣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語林曰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為垂涕哭畢向靈曰卿常好驢鳴今為卿作之既作体似聲真賓客莫不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

世說曰阮籍母死蒸一肥豚飲酒二年然後臨決直言窮矣却得一號因吐血良久又劉劭晉記曰籍母將死與人園棊如故局者求止籍不肯留決既而歛舉酒三升卒声一號吐血數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楊州臨葬云埋王樹著上中使人情何能也

又曰晉明帝亦鮮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微服後往看因問君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荅曰郭景純云此是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復問云為是出天子耶荅曰非能出招致天子耳

相冢書曰凡葬龍耳當富貴出五侯葬龍頭暴得富貴人不能見葬龍口賊子孫葬龍齒三年暴死葬龍咽死滅門葬龍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應璩新詩曰野田何紛七城郭何落埋塚嫁娶家皆是商
族客役側食不飽酒肉紛狼籍

晉武帝賜劉真葬錢詔曰故侍中劉真以清識明器有聲
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真暴為盜賊所殺甚用惻
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轎車銘族賜錢給作
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晉賜王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孰德
弘毅外清方夏內熙交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
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
為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沒不終
功業切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
給葬葬人功嘏墓開祭以少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三十六

塚墓

說文曰塚高墳也龍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塚種也象山頂之高者壠起

丘陵象其形也

書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

墳墓

又曰塚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

中以昭穆為左右而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龍所處

中而葬之先生造墓也昭居左穆居右

東夷九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其旋紆其各

出王尊以卑處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數死勇報

之凡有功者居前昭墓之中以昭等為丘封之度與

樹數列尊卑也王公曰以備至庶人有差侯大喪記

有曰請渡南竈遂為之尸竈尺網切又音竈切及竈以

度為丘遂共喪之定器及葬言為車象人也亦設也

於諄人調以如法及定報斧以泣也下遂入藏凶器正

墓域守墓蹕墓域守墓禁位謂所為祭墓為

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拔之兆及之蹕均其

又曰墓大夫掌邦墓之域為之圖地也令國民

族葬而掌其禁令幾葬路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師其屬

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禮曰適墓不登

助葬必執紼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首少曰吾聞之古者墓

而不墳墓謂非域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

識音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蓋周孔子先反掌修門人

後雨甚至後特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三言之孔子弗問以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脩

墓脩也

又曰易墓非古也

又曰孔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為陳也

於朋友

期可

太平御覽

又曰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謂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子墓而後行死君事王於楚哭哀墓而入哭言衣去展省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謂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治者主

又曰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叔譽文子曰死者如

何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拜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病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孤射姑所殺沒終也

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

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知人

左傳曰譽叔曰晉人禦師必水於卻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墓之墓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伐陳上侯扶其太子偃師

奔墓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吳將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夫闔閭聞之以死孺綉將死曰樹吾

墓櫃上可材也吳其也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黃帝塚曰吾聞

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黃帝已上天矣群臣藏其

衣符故有塚帝曰吾誠得如黃帝魂去妻于如脫屣也

又曰樽里子卒死黃帝葬曰後有天子之

宮夾我墓至漢興長不武庫正

直其墓

漢書曰朱雲臣獨行歌道中召薪墓間故與夫俱上塚見實臣劍寒呼飲飲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塚像祁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海下邳人為河南太守母來見訊因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為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群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其母

又曰哀帝命將作為董賢起塚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栢題湊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闕不愚甚盛

又曰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王母丁姬恭王復恭王母不臣丁姬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請發恭王母及丁姬塚取其壘緩消滅徙恭王母歸定陶葬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為已定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後詔曰因改故棺為致梓作塚以中謂者復既發傳太后塚崩壓死殺數百人開丁姬塚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沃滅廼得入竟燔梓中器物開傳太后棺自死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共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里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丁姬塚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誡云甯有群鴛數千御土投丁姬穿中

又曰張賀為掖令及皇帝即位賀以死子又早亡上追思賀恩封其冢置守塚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良迂大傳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為素服五日擗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冢舍周宗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代謂之道為京兆阡墓

之廼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東觀漢記曰帝感李通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

大牢祠通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

融上言園陵廣寢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始終之義景帝

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十頃無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刑刑字以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刑刑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葬日有鳥高丈餘喪前悲鳴羣畢乃去於是立石馬像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十六卒青年八十六帝親臨賜塚塋地又曰種暠音中為遼東郡尹并涼遠民咸為發哀匈奴

聞暠卒甚因傷惜單于每入朝賀見墳墓輒哭祭

又曰帝祠幸陵過灑陽祠焚香墓迫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帝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韓凌遷南陽太守特許得過家土家鄉里以為榮

又曰祭順世平生畏雷自亡後多有震雷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絕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又曰温序拜謁者遣護羌校尉序行至部襄武為隗囂別將苟所拘劫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死歸殮

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城傍為冢地賜穀千斛繼五百疋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玄平侯相夢序

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宅焉

見之諸侯諫京陽侯垂泣曰日夜見惠帝塚悲哀流涕死以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蕭方等三丁因春秋曰晉熙義九年盜發故驃騎將軍下壺墓剖棺掠之壺屍生如生兩手悉拳爪生達背

戰國策曰齊宣王曰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貴乎觸曰士貴昔不攻齊今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

步而採樵者自幸死不戰今日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戶由是觀之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

崔鴻前趙錄曰張高隴人八事母至孝母死既塋於墓側哀感幽顯餘而墓地自破母還蘇活

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倫或謂之

采或謂之垠或謂之更自閩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塋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儀部三十七

塚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婦發塚地無完椁時人問垣內有小塚墳上始平每朝口初升見一女子立塚上近則亡或以告玄像便命發之七日一棺尚全有金蚕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歲其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日言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袁湛塚蔡增守墓五

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又曰有承天德見古今為一時所重
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親戚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
公居江左者甄唯却為大司徒必却
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
又曰張裕會祖登當苑去父郭璞為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平
世遺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
遂昌

又曰周山圖為淮南太守時盜發
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薄而
溫塚大得寶物客竊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處及卒墓工圍墓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
貴者但不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日朝聞道夕死
可矣頃而伯玉姊當嫁明日儻行今夕逃隨人去尋求不
能得後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
自云其塚墓有王氣山中得金轉相誑惑末明二年各寓
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地得古塚無復棺但有石椁

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璽三枚珠室其多不可皆識金銀
為蚕形者數斗又以求沙為耳水銀地左右咸勸取謂之
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匣風玉匣之
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為起墳諸室
物一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鑑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塚得金巾箱織
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蚕銀匱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
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
長使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
大獲寶物玉屏風竹書青系綸簡數千裏分長二丈及前

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曰周
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齊前將軍陳天福坐討蓋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
財物弃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冢宋至東又信
催連就冢成而罪因以葬焉

梁書曰丁貴嬪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墓善地將軍卓有
賣地者因閩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
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之所得地武帝末年
多忌便命市之葬墓有道士書圖云地不利長子若厭
伏或可中延乃為蟻窠之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官監鮑
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

啓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點果得鵝等物大驚
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

又曰蕭教初太陽為梁州刺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失塚或
云張騫頃欲有發者輒聞鼓角于外相拒推埋者惧而退
教謂无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唐書曰代宗時號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閔鄉縣女媧墓去
天寶未所在今一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聲曉見其墓踊
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西幸京師路經陽玄感墓上誦李百菜過玄感
墓詩曰劔有萬人敵丈為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亂道維
平歎曰百菜唯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為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妃
鼓吹排群邪守太休國家賴之睿宗朝為給事活嚴善思
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陷附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
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兗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校尉喪母將營舍附
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蓮馬遂發龍
果得舊記論

又曰盧坦為侍御文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相父廂墓坦
嘗為錡從事乃上言曰錡反王仲相有功於草昧且古人
之父子兄弟罪不誅父之罪不誅錡之罪不誅可系五代祖乎乃不毀
因賜神道守墓五

白虎通曰春秋人葬土室而樹一樹初樹以松諸侯半之
樹以柏大夫八尺士四尺人初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
葬之高大其墓少一樹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長於定都而過晉國同行者給晉之城指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給指社曰此若里之社猶
也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房乃泫然而泣指壠
曰若先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乃
晉國耳其人慚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人之房塚悲心更
微

傅子曰大原人發塚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
其塚上木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
一朝歛然生偶與發塚者會之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家
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間閉四周微道通車且廣高可乘
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
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王家也破
其棺中有人髮毛班白鮮明面休如生人棺中有白玉
璧三十枚籍戶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
似冬瓜從死懷中出隨地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枣此等
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骨弓氏春秋曰世之為丘壠也其大若出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此以為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者則是死不掘之墳也是故大墓死不掘者而世爭為之豈不悲哉堯葬於谷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為死者虛也

越絕書曰宋大夫華元塚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城北

吳越春秋曰虎丘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鴈王免鳧諸腸魚腸之劍以送馬取士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金精上地為白虎據墳故以虎丘名之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無寫泄下無流水壇高二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蚕叢其目縱死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為縱曰人塚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峯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十鈞為墓誌

又曰蜀遣使朝秦上惠王許嫁五女於蜀上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曰五婦塚今其人或名五丁塚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

為妃不習水土欲去丁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樂之死
幾歿故王哀之乃遣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

三輔夾錄曰竇后父名倚遭秦亂隱身釣魚隊淵而卒后
登尊號遣使者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綿亾不與氣運俱盡耳

又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塚以其材於臨湘為孫
堅立廂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預發者見吳綱曰君可類
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塚
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估墓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
以壞之相者云墓相雖壞猶有折臂公俄而祐隊馬折臂
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
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為人居家
桑田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家奴猶沽明友是霍光女聾如
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人宮人塚者宮人獨活既出平復如
舊

烈士傳曰羊哀角葬友人在冢枕與荆將軍冢比他日哀
角夢相枕語已口為子之思而從原厚葬荆將軍自以豪

欽復伏吾亡不所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會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至期日陳兵詣其塚上

三輔決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藥乃為命勅兒曰丈夫生一世處死箕山二公之操仕死伊摯呂尚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死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佳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迁曰南太守徙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

服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拊俎鼎以修祭楊雄家謀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子邑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即更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為飲聘起祠塋侯邑負土作墳號曰楊塚

七畧曰楊雄死弟子共為起墳號曰楊塚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寘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為替訟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林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土便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

來吐五色之氣上如雲白日憑霄諸雀群飛銜土以成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客四十人以手之捫滑液如新中有石屏風婉然周正不
竟棺柩與噐縱跡但床上玉唾五一枚金雜具皆如親新
王自取服之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
霧觸人鼻目痺幸不可以兵有之經日乃歇初至一六无
扇齋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
冠帶劔復入一石石扇有閔齋叩元樽黑光照人刀所
不入燒鋸鐵之乃漆雜光華為棺數寸累積寸餘重力
不能乃止復入一石亦石扇閔齋得床方七尺屏風動帳
鈎或在床上或在下似是帳華折而銅鈎墮落床上石枕
一枚床上塵埃融七齋甚高似是夜服床左右婦女二
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等之象或有執輿捧食之形

無餘異物俱見鉄鏡數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椁
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尸八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
一男一女年皆廿許東首裸形尸无衣裳肌膚顏色髮齒
如生畏懼不敢侵擁門如故衣益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
无唯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卑壯四角皆以石為懼犬奉
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无復形兆尸猶不壞穴
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竹爛不別唯玉蟾一枚大如
拳觸觴空容五合水光潤如初王叔以成水幽公塚甚高
壯羨門既開皆是惡石撥除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
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有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卧
亦有豎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乘書槨塚棺槨明器物朽
爛先有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戲之不能得傷其左脚是
夕王夢一丈夫鬚髮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
杖叩王左脚王竟左脚腫痛生瘡不差

述征記曰梁孝王塚漸山徒戶以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
數尺水大鯉魚人皆激而進不齋輒有獸啞其足獸似豹
也

幽明錄曰漢末大乱潁川有人行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
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遂遺言言冢穿殿以繩繫女下之
經年餘還于冢尋覓款門見女坐忍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
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其長甚餘輒仰頭翕氣為試效之
果竟不復飢渴冢中一索此物乃是天龜

又曰孫鍾吳郡富春人鍾之祖也吳世居三亭萬鳥信種瓜
為業忽有三年少童之童食臨去曰我司命也
感君不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家後言欲連世封侯
而數世天子即鍾也曰數代天子故當墳所築便為定墓
曰君可出百步后顧見去處處見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
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御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李雷家在
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
步月遙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雷出曰此聞去人
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似開墳下有管絃
女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水經曰智水東逕七女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
余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
有七女也七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
渠蓋良所開也

又曰粉水有文將軍冢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
為南陽堊婦基側將半平其坑夕暮文誦正之而羨不從
后羨乃為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英蕪縣可山道利水西有桓公
冢西水有女水或云世在甘也故以名水甚有神
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又曰潛水縣有車馬將三細繩一陽六二空温家二子

之靈常以日還鄉。其暴風石墮，莫不水上祭之。搜神記曰：宋大夫韓愈取文而美，其靈之靈之，而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遣馮書，謂其許曰：六月淫，上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此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發臺，遂自臺投之。左右撓之衣，不中平。遺書于帝曰：願以骨與之馮，而合葬。王怒，不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可人死，若能使冢合，則不禁也。一宿有文梓大生于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地，屈伸以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栖栢樹上，晨夕交頸，悲鳴哀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太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且歲盜賊，其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有命，群盜共姦之，如忌子，聞然後事竟。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塚，傳云魯爾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曰：在廨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將從，數百馬人，皆浴鉢，徑來坐，謂伯陽曰：昔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冢？因顧左右伯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時，父乃蘇，築破處皆發，沮潰，尋便死。

又曰：乘儉者東莞，諳人病亡，死七日，外後十年，忽與其縣令夢云：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救之，便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

不相見但聞家中啞上破棺聲有一人墳上望霧冥不見
人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家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逃走其夜
令又夢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言誌如霍棄一人
斷其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山以捕並檢獲
異苑曰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
霧靈異不怕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吳寧中太原温放之
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

又曰潁川諸葛閭字道明墓在揚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
雨冢中輒有絃管之聲

又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野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
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藥石而死而石生熟蒸出外致

棺葬者不聞蟲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金新塗緡縣南
里見聶友墓

荊州圖記曰鄱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一
丈五尺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又曰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一墓莊王墓高四丈餘王燦登
樓賦所謂言夜驚三處也

盛弘之荆川記曰晉書曰吳王孫休葬於此其塚甚
高大其塚高四丈餘

聖公內... 故厚

又曰黃... 劉長沙... 州... 之

父其南又... 大... 家

卸德明... 相卒... 藏不... 之爛... 田上... 及... 見群螺張口... 牙

又曰平固水... 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 如軍馬行... 見群螺張口... 牙... 數突來破舍... 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 耳叔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間所埋處但見古冢亭十餘... 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 大唐下流三十里有漢大傅陳蕃冢... 昔

周斯寔田和塚也和遷齊居于海上而別為諸侯亦稱太公也

又曰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掛柯則斯地也

又曰城陽縣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堯塚自漢迄于晉二千里及承尉刊名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石一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母慶節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上前祠堂石室儼然若新

皇覽塚墓記曰顓頊塚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外廣陽里中王奔時使卜者祠顓頊塚

又曰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古驪戎國今之世顓豐晉獻公

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
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亡十餘萬穿入池洞三泉而致椁
宮觀竒器真惟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机弩人有近穴輒
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為鳧鶴机關轉相幹
終而復始上具天文以人魚膏為灯度火不滅后宮無子
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匠知之殺工匠于藏中因閉羨門
復土樹草木以象山墳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后項籍
燒其宮觀開東城發之后牧羊兒亡羊七入藏中持火覓
羊燔其椁后賊遂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長陵孝惠帝霸
陵諸陵皆用瓦器不為墳王莽之亂天下无道独无灾害

景帝葬陽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帝
葬杜陵孝元皇帝葬渭陵元帝下詔曰无置徙民今天下
無騷動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
義陵孝平帝葬原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反后
置園知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長仙醫巫訖曰
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仕狗吠雲中鷄鳴天上東平思王塚
皆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塚在馮翊臨縣利陽南道傍墳高六尺亭孝書
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閔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
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絲帛民名為蚩尤旗又有髀冢在

山陽郡野鉅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之身體異處皆葬之

又曰奚仲家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

又曰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家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又曰吳太伯冢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塚在京兆長安縣

又曰王子暉冢在南陽鄧縣西

又曰夏育塚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穆公冢在甘泉宮祈年觀下

號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塚在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干攻地微高

又曰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塋方百畝冢

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方六尺與地

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上皆無能

名其樹者名民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

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孔子冢東邊與孔

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伯樂冢在濟陶穴

東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師曠冢在石扶風

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

又曰楚武帝冢在汝南郡

阿緡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

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塚在河南縣新鄭縣城外大塚是也

又曰靖郭君塚在魯因薛城中東聚孟嘗君塚在魯薛城

中

又曰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中山道西大塚

是也民傳言呂毋冢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毋不韋死獲

過于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

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即令宋九上言臣聞

昭王典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貴

賜題奏廐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

又曰亞大塚在庐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淄臨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嘗君與齊桓

公塚同處

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魏徵奏曰臣聞古之葬也域之制于

張說曰長安神龍之氣高燥燥者氣之清也清者人之

人事參之僕學聖人之言而後葬之也

幽狹者取其高燥而一尺為十

為水界各有節制而一水也

暴當其遂者神道一丈四尺之下

設窀穸

墓之四維謂之折...而上欽其中...中樵中

樵欲俯欽而傍然墓中...直甕甌瓦

以其近于火不置黃金...丹雄黃礬

石以其氣燥而烈便墳...直羽毛其近

于屍也鑄鉄為牛...而潔能和百

神置之墓內以耶神道...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塋也將穿冢筮者曰

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室其大如倉中堅四門入牖

古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后終吉后優詔褒

贈寵及其子

園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入將之首位處乾尊欽得

連埋隱軫然如乱云均望之翻比絕而復連小頃火起千里

相牽壽過期願世上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即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頃

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諸越別者亦

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見日光者

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陟之法山望如...不絕封

侯山望如龍狀有頭...石凡依山作

冢皆當立此東為...魏直上

如開狀出二十石

又曰欲知貧富埋陵肥薄狀如年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埋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早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家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七死極冢青氣鬱上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形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埋武子埋

又曰九莖于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金山莖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冢冢皆云漢世主

魏武帝遺命曰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魏文帝為漢帝置守塚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轉之无窮前群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樂自如漢又為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宋孝武置自古王帝守冢戶詔曰先代帝王因詩創業君人建国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相趨莖北埋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附近十戶蠲其役以供守視

宋高祖修楚元王墓銘曰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尊敦本敦始義隆自遠楚先王仁其德啓藩斯境素風道隆作範後昆本之枝祚貫隆勳不遺芳餘烈奮于百代而立封翳

然墳塋莫翦感遠存仁就焉求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
勿剪追甄墟墓仁德流或不一况承統所與開源自本者
乎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益卹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